

过来让我吻你吧

Griet Op de Beeck

An extract pp (7-18)

Original title Kom hier dat ik u kus
Publisher Prometheus, 2014

Translation Dutch into Chinese
Translator Jaap Sie

© Griet Op de Beeck/Jaap Sie/Prometheus/Flanders Literature – this text cannot be copied nor made public by means of (digital) print, copy, internet or in any other way without prior consent from the rights holders.

p 7-18

他们说我们的眼睛会适应黑暗的环境，但在这里，在地下室角落里的这间小屋子里，空气是漆黑漆黑的。上次我大声地数了数，当时数到了好几百，但始终还是没有被准许出来，因此我现在再也不做那些事了。

“我不怕。”我大声地说这句话时，我被自己的声音吓坏了。“我不害怕，因为我已经九岁了，因此已经长大了，而大姑娘不应该被惊吓。”现在再也不会持续很久了。妈妈很快地会来到楼下把我放出来。我会说对不起，并且承诺永远再也不会那样做。

我不是听话的孩子。亚历山大倒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妈妈经常这么说。她叫亚历山大“我的宝贝儿”。这不是真正的名字，而是她专门为我小弟弟发明的。尽管如此，他有时是非常讨厌并且很卑鄙的。例如，有一次他毁掉了我的小油画，因为他把三条厚厚的瓦斯科牌彩笔线条涂在整个油画上。当我把此事告诉妈妈时，妈妈说谁都不喜欢打小报告的孩子，而且他还太小，不懂得自己干错了某件事。可是，你应该看看当他涂了最后一条油彩时他是什么样的表情啊。他毕竟也六岁了，早就不是一个小娃娃了。亚历山大还用很恶毒的话咒骂了我，并且打了我的脑袋，我当然是不痛的，

但打我还是件不好的事呀。当然啦，当妈妈在场时他从来不做那样的事情，因此她当然也就不会知道那些事情。

当我听话时，妈妈叫我小莫娜。当我帮助妈妈洗盘子或者擦洗厨具或者摆桌子时，我是可爱的，当我收拾东西和在吃饭前洗手时，我是可爱的，当我因为爸爸要求大家安静而保持安静时，或者当我从学校带回来一份好的测验成绩时，或者在做我其他一些事情时，我是可爱的。然而，有时我忘记了自己必须是可爱的，那不是故意发生的事情。这时我比如说是在画画，而我无意中用彩色笔在桌布上写了字。或者，我在园子里跟亚历山大玩耍，而因为我选择了太野蛮的游戏使亚历山大跌倒了。或者我说了看来是不应该说的话。或者我从学校回家时，裙子被撕坏了，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时妈妈确实不得不买件新的裙子给我。好像我们家挣钱挣得很日益似的。有一次，当妈妈不准许我拿糖果时，我曾经从柜子里拿了糖果。这实际

(P8)

上是偷东西。当我被当场抓住时，我说自己不知道拿糖果是不准许的，因此这也是说谎。上个星期我对我班里的索菲非常坏。然而，是呀，她设想确实不符合我们玩的游戏的一些规则，使得我的一队输了，所以我就说她是一只坏猪。我当然知道那样做不可爱，但那句话是我无意地一下子说出来了的。妈妈说，我必须学会在干件事情之前先进行思考，而妈妈的话的确是正确的。我并不总是善于思考。索菲哭了，并且把事情告诉了老师说，就是关于猪的那句话，于是老师对我非常生气。我担心她会告诉妈妈，但她并没有那么做。那就是我有了好运。

我把拿着一把小尺子的手放在眼睛的前方，试试自己能不能看到它。或许还能看一点点？还是说这仅仅是因为我知道那只手就在那儿？我坐在地上了，因为没能找到本来应该摆在这儿某处的小板凳。地板又硬又冷，我

的屁股已经开始感到痛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屁股紧贴在地面上，因为我知道这里悬挂着蜘蛛网，如果我站起来它们会黏在我头发上。假如我有只手帕，我就要擤鼻涕，但我没有手帕，所以我只好把鼻涕吸进鼻腔里。只要从鼻子吸入空气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妈妈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是很肮脏的，不过，是呀，她现在反正听不见我这样做。“一个不懂礼貌的女孩子，不会有出息，”她也经常说。

我试图不去听自己听见的声音，它们是一些古怪的哒哒声音和轻柔的哼哼声音。我不知道它们是哪儿来的，于是我开始想屋子里有只怪兽或者其他怪物。我确实知道怪兽不真正存在，但有时候，就在这间小屋子里，我有点忘记了这一点。当然啦，我不是真正地忘记，而是我的脑袋好像停止工作片刻似的。我是个胆小鬼，妈妈说，我应该变得更坚强。她说得对，当然啦，但我并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应该变得更坚强，我的意思是，这是对于一个九岁的人来说的坚强。但是，让我呆在这间乌黑的小屋子，我有点受不了，另外这里还有蜘蛛，我觉得很可怕，老鼠和大狗也让我觉得害怕。只有真正大的狗我害怕。我喜欢小的狗。小的狗总是显得很快乐。好像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似的，除非他们的小主人给他们表演的话。这种情况我曾经看见过的，当时我最好的女朋友艾伦生了病，而她的小狗非常

(P9)

安静地躺在了她身边。一般来说它不停地向空中跳跃，摇摇尾巴，还汪汪叫，因为它很高兴见到艾伦。当它在她身边在沙发旁边的地毯上躺着时，我认定了狗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跟小白兔一样，那种很小的白兔，还有小羊羔，像学校带我们去参观的儿童农场里的羊羔那样。如果我有一只羊羔的话，我会叫它亚历山大，为了作弄我弟弟。我觉得鹅也可爱，

但爸爸曾经告诉我对它们要小心，因为它们会咬人。这一点我感到奇怪，因为鹅没有牙齿。当时爸爸说它们是用嘴巴咬人的，但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故事，因为咬人就是用牙齿干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怎么能够叫作咬人呢？

我不知道自己在小屋子里呆了多久了，我想有一个钟头，或者可能四个钟头吧，我不知道。等下我还会因为总是感到无聊而死去。我试试把我的手指一只一只地掰得咯咯作响，这是爸爸不准我做的，他说因为这样做将来会患上风湿病，但我觉得这声音很好玩儿。我也不可以把手插进超级市场里装豆子的箱子里，但有时我还是那么做，因为那种感觉非常舒服，而且事后我的手上有盐，我可以把它舔掉，妈妈认为这是很肮脏的。

我听见有人走下楼梯。好了，她来了，我从她的鞋跟的哒哒声听出来的。我不由地开始微笑了，因为我非常高兴处罚结束了。要做到在妈妈见到我时，笑脸已经消失了，否则她会认为我没有后悔。我听见她清清嗓子，就像当她生气时，她常常这样做的那样。门被打开了。

“怎么样？”

因为妈妈把地下室的灯打开了，我的眼睛自动地关闭了。

“我永远不会再那么做了。”

“还有什么？”

“对不起妈妈，我永远不会再那么做。”我用双手拥抱她的腰。

她轻轻地敲了敲我的左肩膀。“是的，是的，这就好了。上楼吧。”

我非常高兴妈妈总是原谅我。只有妈妈才会是这样的，我想，

(P 10)

不管你做了什么，她们总是会再次原谅你的。当我来到了楼上阳光充足的地方时，我的眼睛还需要适应一下。

爸爸正好走进厨房：“你们好，小伙子们，”他向我和亚历山大喊叫。“你头发里怎么会有蜘蛛网呢？”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敢。

“不听话的孩子，要尝尝我的厉害，”妈妈说。

爸爸没有做出反应。他看着我：“一切都好吗？”

“当然，”我说，同时我走到沙龙去。我去看书，我想，因为那是很好的书，看了它我会快乐的。爸爸从我身边走开，他回到自己的诊室，看来是这样的。

“有病人吗？”我问。

“没有啊，我要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去诊室，在你那儿看书吗？”

“啊呀，小莫娜，”爸爸说。

在他完成他的句子之前，我趁机喊叫：“我会很安静的，我承诺，我不会跟你讲我书里的内容，或者说别的事情，因为书的内容很扣人心弦，所以我只想把它一下子读完。”

“那好吧，”他说，并且敞开着诊室门。

我不可以经常来这里，但我觉得爸爸的诊室超级棒。这里能够闻到各种古怪的东西的气味，它们是用来治疗人们的牙齿的。诊室里挂着一幅画，它向你展示牙齿的样子，我觉得它有点单调，但我没有说出来。诊室里有一种特别的沙发，爸爸能够用一台马达让它上下移动。我很乐意躺在那儿。沙发上方有一盏很亮很亮的灯，如果调整好光线的方向，坐在这里

看书是很舒服的。因为我不想打扰爸爸，我立刻跳到沙发上，没有要他帮忙。沙发背调整得正好。爸爸到他写字桌后面坐下来，然后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文件，然后开始翻阅它们并不时地做些笔记。

我很喜欢坐在这里，就这样，他在工作，我在看书，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爸爸很喜欢工作，他非常讨厌波罗门参和新邮差，因为他有时送来报纸时只把报纸的一半插进信箱里，另一半露在信箱之外，使得在下雨时爸爸不能看那份报纸。当爸爸看电视时，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些话。我的爸爸很聪明，因为当他填写字谜游戏时，他玩的都是五星级的游戏，而星级更高的游戏是不存在的。

(P11)

“谁烧了自己屁股，谁就得坐在伤口上。”这是妈妈经常说的话。妈妈有很多她经常说的警句。它们的用途是为了记住和学习一点知识，这是她曾经向我做的解释。

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这样地呆在这诊室里，让我永远再也不必上学做愚蠢的算术题，永远再也不必失眠地躺在我的床上，永远再也不会做可怕的噩梦，永远再也不要去地下室那间小屋子里，还有永远再也不必让什么人生气，以及让我获得世界最可爱小姑娘的奖项。走廊里的钟表大声地响起来了，响了九下，好像有人敲打一个铜锣似的。我不喜欢它的声音，爸爸也不喜欢，他说，但是它曾经是属于爸爸的父母亲的，因此他认为必须保留它。

“快到睡觉时间了，”爸爸说。

“是的，”我说。说这句话时，我努力掩饰我悲伤的心情。

(P12)

(二)

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本来是不准我做的，因为我还没有十岁，而且还要横穿大马路，但谁会发现呢？自从发生了那件事，我们家一直是人满为患。而且他们都在喝啤酒。

我去站在后门旁边，然后张望周围，确认了没有人看见我。我拉了门把，把后门关上，接着跑到车库，把我自行车捡起来，然后动身。

我猜测我要一刻钟之后才能到达目的地。今天很美：兰兰的天空，零零散散的几片温馨的白云，多得引人注目的鸟。从下面看所有的鸟好像是黑色的，而从近处看它们根本不是黑色的，反正大多数不是黑色的。黑乌鸦的确是黑色的，黑鹇也是，反正公的是黑色的。在英文里它们甚至被称为“黑鸟”，这是我从爸爸学到的。

我想：我喜欢骑自行车，尤其当阳光明媚和热空气迎着你飘来时。这是我在脑袋里想的。想有趣的事情是很好的。

我骑车经过面包店，在那儿，柜台后面的女人有时给我一粒糖果，完全是免费的。当我对她说“谢谢您，太太”——很礼貌地，因为妈妈说了，礼貌总是会使你在生活中取得进步——时，她会对我笑，而当她笑时，你就能够看到她的金牙。我觉得那颗金牙有点可怕，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其实不想看见它，我当然会看得更仔细。这样做好像是当你知道不可以吃薯片时，硬试图不去想薯片，以致更加想吃薯片那样。

我也经过索菲的家，她确实是很可爱，但身体有点臭。她散发的体味有点像夏天的垃圾箱里的垃圾的气味，有时像很久再也没有人去过的楼阁里的气味。当老师在上一个学年里让我们在班里坐在一起时，我的确是觉得有点不高兴。但图尔叔叔说，按照科学的说法，如果一个人坚持一百八十秒钟深深地吸入一股臭气时，他就会适应臭味并再也不觉得被骚扰。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是真正从科学知道的，还是他仅仅是为了安慰我而说的，但这些话还真地帮助了我。每天开始上课时，我会坐得额外地靠近索菲，然后我会数到一百八十，而且

(P13)

数得不快，同时用鼻子深深地吸气。于是我在那一天就能够更好地应对索菲的臭味。我自问下个学年我会坐在谁的旁边。下个学年很快就要到来了。我希望能坐在艾伦旁边。艾伦是我最好的女朋友，而我是她最好的女朋友。她讨厌蚊子、蜜蜂和扑克牌游戏，她喜欢黄颜色和冰棍，她甚至在冬天也喜欢吃冰棍，而如果她必须打喷嚏，她总是会打的，真的总是会打的，至少三次，有时甚至更多得多。

我来到了十字路口，路灯是红的。因为今天是星期天，马路上开得汽车不多。我注意到了，多数的汽车是蓝色的。我们家的汽车是绿色的。太阳照射的水池的绿色。当我父亲第一次开着它回家时，大概在四年前左右，我觉得那个颜色很难看。我感到失望他为什么没有选择红色的，或者起码是黄色的汽车。但它是一辆雪铁龙牌汽车，我爸爸自豪地说，是辆旧车，比今天的汽车漂亮得多。我不得不同意他这一点看法。这两汽车的前灯很像眼睛，好像它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人似的，这点我觉得很好笑。他是从一个病人那儿买来它的，他说，所以没法选择颜色。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

此外我觉得不能选择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例如在学校里那样，那儿是老师总是说我们又该干什么。有时我希望我永远再也不用上学。但这时我总是想起了假期，于是我就不能肯定不上学是不是会好得多。

我快到达了目的地。我知道汽车墓地在哪儿，因为当我们去拜访奶奶时我们总是路过那儿。这是很幸运的事。阳光照在我眼睛里，不过我还能受得了。能够在生活中承受很多事情是件好事，我妈妈说。再骑一会儿车，我就到了。我下车，把自行车支起来，然后沿着建筑物走。那是一栋难看的灰色四方形建筑物，它有一扇门、几个窗户、一扇大门和一个平顶。一切都是封闭的，当然啦，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我正因此等到了星期天。我不希望有闲人看我来这里。我知道我能够随便地走进那个场地，在它的边缘上只有一些矮墩子，用于防止你偷车，这一点我早就看见过。

汽车残骸摆在后面，在靠近杨树的一块地那儿。坚硬的沙壤盖上了一层灰尘，因为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雨。这里地上布满了小石头，小小的、尖尖的那种小石头。现在已经有一粒进了我的拖鞋，

(P14)

但我不应该娇气。如果我站住并把它掏出来，保证在没有走十步之前又有一粒新的石头进了我的拖鞋。我继续向前走，同时很仔细地张望四周。多么混乱的货场：到处是汽车残骸和松散的汽车零配件，而在一个角落里是一座古怪的汽车大山，一些人随便地把废汽车在那儿堆放在一起，好像它们是乐高积木似的。

突然间我看到它了，它就在那锈迹斑斑的黑车的左前方：我们的水池绿色雪铁龙DS型汽车。起初我停步从一定距离看它，我试着很仔细地看清这个景象。我数到六十，这已经足够长久了。它被撞得好糟糕呀。两个左轮被卸掉了，前面的挡泥板丢失了，整个车鼻子被压扁了。它再也没有窗子了，当然啦，车顶还掉了一块，主要是在副驾驶位的一侧。我靠近它迈了几步，然后又几步。我想往汽车里面看看。在爸爸坐的一侧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看，除了一切都坏了，而且很脏，只有方向盘还保持完好。然后我去

看妈妈坐的一侧，那儿的情况很不一样。在仪表盘上方那条古怪的铁杆上和椅子上有凝固的血迹。很多的血迹。椅子包装物上的血迹不是红色的，而更像是褐色的。我走得更近一些，我的脑袋几乎伸进汽车里头。汽车里散发着汽油和燃烧掉了的排骨和油漆的气味儿。我看得更加仔细，看见了一小块的皮肤残片。还有头发，是我妈妈的黄色头发。我站住了。我在这里站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为了看这里的情况。有时你必须仔细地看这样的场面。

当奶奶昨天深夜里把我们叫醒时，我们——即亚历山大和我——也明白了家里出了事情了。我们是小孩子，你不会随随便便在五点差十二分钟时把我们叫醒的。奶奶没有进屋看我们，而仅仅说我们必须去楼下，爸爸要立刻来看我们，然后她就下了楼梯。亚历山大和我跟着她下楼。他口渴，他说。我的奶奶要拿点东西来，叫我们去坐在长沙发上，爸爸会立刻来看我们。完全一样的那句话，我感到很奇怪。亚历山大得到了可乐，我立马感到后悔没有要求给我喝点东西。只有在欢乐的时刻才可以喝可乐。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不能叫奶奶再次去厨房，那样做是不礼貌的。

奶奶的所谓的立刻，好像是永远也不到来似的。我看了看电视机上面摆的照片，一张是我和亚历山大的照片，是我们一起在园子里

(P15)

的塑料游泳池里拍的照片。当时他还是一个婴儿，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在为这张照片摆姿势时，我笑得不自然。妈妈说，照片上我的样子有点怪，我曾经听到她对图尔叔叔这样说过，而且我觉得他说得对，“不过亚历山，他可太甜美了，让人想立刻吃掉他。”她是这样说的：让人想立刻吃掉他。

当时我不得不想起一只吃小孩子的怪物，我很快地试图把我的思想转向另外的一个问题去。

突然间爸爸来了。他是从园子里来的，我想。他穿着自己的漂亮的套服，因为他们昨晚去了一家酒楼。他的套服被弄脏了，这我还是看到了。妈妈肯定会不高兴的。在他前额上贴了巨大的一块胶布。我看见爸爸在打量自己的衬衫，好像他猜到了我的思想似的。“我立刻来看你们，”他说，同时他上楼去了。是呀，是呀，立刻，肯定是这样的，我想，但我立马觉得自己很不好，因为我的一方竟然有了这样不可爱的想法。爸爸不是随随便便为了自己快乐而叫人在三更半夜把我们从床上叫起来的，因此他肯定有很好的理由首先再去一会儿卧室。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开着他的红色小汽车在沙龙桌子腿之间开来开去，好像它们是高速公路似的。他难道还没有明白家里出了事情吗？或许他就是简单地因为得到了可乐和火柴盒而高兴罢了。如果确实如此，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刚六岁。我相信，当我六岁时，我确实已经比他更能干，但妈妈说那是因为他是年幼的。她认为，最年幼的孩子可以比别的孩子更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幼嫩。

我们从来不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酒楼，因为在那儿吃饭是大人的事情，妈妈说。当他们去酒楼时，他们总是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衣服，妈妈佩戴着奶奶给她的耳环，它们是样子像一个大水滴的某种白色珍珠。那时她还会给自己打扮，并且为此在头发上喷大量的发蜡，以致整个厨房散发酸性药水和肥皂的臭气味儿。

当爸爸回来时，他穿了别的衣服。这套衣服不肮脏。爸爸的前额出汗，在夏天他经常这样，但现在是夜里，而且并不那么热。他在我和亚历山大之间坐下来了并说：“你们要好好听着，因为爸爸有事要告诉你们。”然后他沉默了。他沉默了很久。亚历山大甚至停止玩耍了，而跟我一样聚

精会神地看着爸爸。我们俩谁都不敢说什么，或者问起他脑袋上的胶布是怎么回事。爸爸随便地凝视着远方，好像忘

(P16)

记了我们在等待他说点什么似的。他把一只手捏成拳头。

奶奶拿来了一把椅子，然后把它摆在沙龙里在我们的旁边。“说说吧，”她说。我看着奶奶，突然间她的脸蛋看上去是灰色的。我觉得她哭了，因为她的脖子和脸上有红色斑点。当妈妈哭泣时，她脸上也总是会有红斑的。不过，她几乎从来不哭。妈妈是一个能够承受很多困难的女人，她有时也对爸爸这样说：“嘿，去做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吧，文森特，我能够承受一切。”因为有我们和其他的许多事情，妈妈的日子不容易呀。

我听见爸爸深深地吸气。“小伙子们啊，”他总是这么说，虽然我的的确确是一个女孩子，“我有不好的消息：今夜发生了一起事故，而且是很不好的事故。”然后他又沉默了。奶奶开始大声地哭起来，她流着眼泪和鼻涕。她走开了，可能是为了拿只手帕来，因为流着鼻涕的鼻子的确太难看了。接着亚历山大也开始哭了，可能就是因为他不习惯看见奶奶哭起来。我把我的手放在爸爸的胳膊上，因为这样可能会帮助他讲完自己的故事。看来他没有感觉到我的动作。沙龙里一直很安静，很安静。

当奶奶从厨房回来了时，她已经停止哭了，她的样子重新是完全整齐的。她最终说：“你们的妈妈没有能坚持下来。”因为没有人做出反应，她补充说：“她去世了。”

亚历山大抽泣着并且大口大口地吸气：“她死了？妈妈死了吗？”

“是的，”爸爸说。简单的“是的，”此外没有别的话。他一直凝视着门旁边的墙壁，好像那儿能够看到什么东西似的。

我没有开始哭起来，自己觉得这有点不好。我试图把眼泪挤到我眼睛里，但它们不听话。因此我只好低下了头，下巴几乎贴在了我胸腔上，我的样子有点像看自己肚脐眼似的，像悲伤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奶奶纹丝不动，爸爸站起来，走进了他的诊室，然后把诊室的门关上。

我们—奶奶、亚历山大和我—就这样一起坐着。外面没有任何动静。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周围非常安静。我听见了冰柜发出的声音，那是轻轻的蜂鸣声。还有钟表的嘀嗒声。还有亚历山大抽泣的声音。我想到妈妈，想到她在出去之前是怎么样对我说了：“在奶奶

(P17)

家要听话啊，如果我听到你们没有听话，你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其实听起来她预先有点生气了，而我们在奶奶家几乎总是表现得很礼貌。后来我也不得不想起了她穿的黑色服装：一条黑裙子和一条红色的腰带和一件黑色衬衫。妈妈穿这套衣服非常漂亮。当她下楼梯时，我这样对她说了，当时她微笑了。我知道妈妈喜欢别人赞赏她穿的衣服好看。当她笑时，我很高兴。她现在还在穿那套衣服吗？它有没有被弄脏了？很可能是弄脏了，跟爸爸的衣服一样。要不要在葬礼前把它洗干净，还是要简单地给妈妈穿别的衣服带进棺材里？她自己最喜欢的是黑色的那套衣服，这一点我能够确定。我想，或许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爸爸。因为爸爸对衣服一窍不通。妈妈也总是这么说的。我自问亚历山大在想什么。他在地毯上坐着，膝盖向上弯曲着，流满泪水的脸蛋面向着客厅。实际上我很想给他说点话，但不知道该说什么。因此我干脆呆在我所在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最好的办法。

正当我在曾经是我们家的雪铁龙DS号汽车前站着时，我意识到了，关于妈妈的衣服，我还没有跟爸爸谈过。我必须回家。要不然来不及解决那些衣服的问题。

我看到的東西，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亚历山大还太小，而所有的大人只会对我生气，因为我做了一件我其实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当我回到家里时，大家或多或少跟以前一样在家里坐着。没有人注意到我没有在。奶奶端来了咖啡和啤酒，到处都是互相交谈和喝咖啡的人们。不了解情况的一个人，会认为今天有人过生日。

奥利弗叔叔看见我并向我微笑。

“您能够告诉爸爸，妈妈肯定喜欢穿她的黑色衣服，就是事故发生的那个夜晚里她穿的穿的那一套吗？那是她最喜欢的衣服。如果那套衣服弄脏了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洗干净。”

“好的，”奥利弗叔叔说。他环视房间各个角落找人。我纳闷着他到底有没有听见我对他说的话。“要不然，你到亚历山大那儿去

(P18)

看看吧，我想他是在外面跟他的堂兄弟们玩耍的。”他们更希望我走开。

“也许我还得亲自跟爸爸说那件事啊。”

“现在不要打扰他一会儿。”奥利弗叔叔把他的手放在我背上，起初是温柔的，但后来有点像把我推到园子方向似的。我挣脱了，然后看着爸爸。他在窗户下面的沙发上坐着，两个姨妈和邻居围着他，而他在不停地说话。爸爸就是这样干的。在昨夜的沉默之后，他在第二天做了完全相反

的事情。他像一台不停地运转的机器一直说话，但我不可以听他说的是关于什么的话。当我靠近他时，总是有一个人叫我走开。

昨天晚上睡觉前，爸爸来到了我的房间。他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他在我床边停步了。“睡个好觉吧，”他说。

我等待更多的话，我尽可能温柔地看着他。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但不知道提出什么问题。

他吻了我的左面颊。“睡个好觉吧，”这次他的声音更轻一些。

“是的，”我回答说。当他出去并把门关上了和房间里变成黑暗了之后，我自问自己能不能入睡。或者自己能不能哭泣，我想，那样也很好。